

後 前 正 反
著 若 沫 郭

行 刊 屋 書 家 作 慶 重

1943

發

端

「思為山東路過，山徑幽深，雲霧出林。」

歷歷一衣，「晚來，山色蒼蒼，五湖共一色。」同知此段，「只五湖」

「一年以來未接到過未知的朋友的來信了……不過今天却是意外地接到了一

封：

「沫若！」

「近來直譯式的文章太多了，你的『幼年』在我看來真是有意義的作品，在我

不知道你以為怎麼樣，總覺得這種現身說法的作品是必要的。第一作者寫的時候

當然更會貼切一些，第二讀者讀的時候，他可以短刀直入的便認定了一個社會，而

知道這不是『小說』。有的人過於偏僻，好像以為文筆一級到自己身邊上來，便不

是我們陣營裏的文字，其實這是錯誤。材料什麼都可以，形式也什麼都可以，主要

的是認識！主要的是要以我們的觀點來作一切的裁判！關於這一層我覺得知道多少

是認識！主要的是要以我們的觀點來作一切的裁判！關於這一層我覺得知道多少

做到了，我接受了你這部新作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原故。

「你的目的是在記載中國社會由封建制度向資本制度的轉換，但這個轉換在你那幼年時代其實還未完成。這個轉換在反正前後才得到它的劃時期的表現，在歐戰前後又得到它的第二步的進展，餘波一直到現在，然而它的轉換終久還是沒有完成，而且運命上是永遠不能完成的。……這個運命果真是永遠的嗎？不然！解決這個永遠的詛咒的威力是無須乎細說的，中國總是飛躍，總是不能不飛躍，自五卅以來年年的事變不已經鐵石一樣地證明了這個事情。所以我想你想繼續寫下去的反正前後或歐戰前後乃至你是最近的革命春秋，無非也就想敘述這些鐵石的事實。同志，你假如是這樣，我希望你迅速的寫下去！聽說你的「反正前後」將由某書局出版，我想這一定是「幼年」的續篇，我正伸長頸子在等着，同時我還希望你把「反正前後」以後的東西趕快繼續的發表出來。」

就這樣一封很簡單的信，但這裏面是含有怎樣猛烈的力量呢？特別是對於我的

激發！我的這部自敘傳的工作自從去年四五月間把幼年時代寫完之後便把它丟下去，丟了已經一年。我自己實在有點懷疑，我疑惑我這樣的文章對於社會上究竟有無効用。個人的吃飯當然是要附帶解決的問題，而在我們現在已經睜開了眼睛的人，一言一動都應該以社會的効用爲前提，假使自空地寫出一些無意識的文字出來，不僅文字是毫無意義，連寫的本身也就是一項罪惡。這是使我躊躇的一個重大的原因，然我何幸在今天却意外地接到了這封未知同志的來信呢！

「材料什麼都可以，形式也什麼都可以，主要的是認識！」這真是怎樣透徹的一個見解呢！在寫者自身本不必是苦心思索得來的結果，然而在透視明瞭了的人他隨便的一言一語都說的這個真理，而這個真理也自然而然地流露於他的言語之間，沒有半點的矜持，沒有用半句「直譯式」的文句。我也讀了不少的文章，但沒有得到過他這樣一句話的力量。好的，我感謝你的激發，我也接受了你的勸告，我現在提起我全部的勇氣來繼續我這項工作了。總之我盡我的力量寫罷，當然同時也要顯

「我現在不知道寄信人的住址，但我也無須知道寄信人的住址，所以我現在就把這部書來做我的回信。」

「好了，不再多說閒話了，下面便當轉入『反正前後』的正文。」

「……」

「……」

「……」

「……」

「……」

「……」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大約就有這樣的光景。因為是這樣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從古以來四川號稱爲「天府雄區。」事實上中國的富源——專以農業來說——除江浙以外，便要說到四川。四川自從黃色大龍旗變成了五條顏色以來已經十七八年，時時包擁着二十個大小的軍閥，人人都有百幾十萬的大兵，年年都要鬧一兩次海內亂，然而四川的七千萬人民，至多是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公然還是勉勉強強的在生活上，你們想，那四川的富厚便可以知道了。

我對於四川得到了這樣的一個概念，那是庚戌年的正月我初次上成都的時候，用陽曆來說自然是一九一〇年的二月了。我之所以得到成都不消說是要多謝嘉定府中學堂的把我斥退。我在嘉定讀書的時候，因為學校的腐敗，教職員的腐敗，自己的智識慾沒有方法可以滿足，只是一方面自暴自棄的朝墮落的徑路上走，一方面又只好就讀一些古代文學和小說傳奇一類的東西。但我當時想走的心事是怎樣的焦急

呢！嘉定那樣的井底我是一刻也不想羈留的。能夠的時候是歐美，其次是日本，其次是京滬，更其次——這是最低的限度——便是到成都了。從這些地方好像發散着有很強的磁力把我全身的血液裏面的鐵質都吸引了去的一樣。這只是一種不可遏抑的無名的憧憬。到這些地方應該學習甚麼，究竟有甚麼可以學習，當時不消說完全沒有明確的意識。

景仰歐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滬，景仰成都，就像五牛分屍的一樣，少年的神經受着四方的牽引，他自然是沒有一刻鎮靜過的。然而我的父母是絕對不允許我走的，我受着那樣的磁刑，在荏苒苒地在嘉定也就住了四年，突然遭了意外的斥退這是怎樣可以歡迎的事體呢！這回家裏人無論怎樣不能阻止我了，我至少可以得到成都去了！

學堂的斥退是在己酉年的十月，在斥退後不免還有一場小小的風波。

事情像那樣機巧的實在沒有。上半年差不多快要吃中飯的時候，學校掛了八個人的斥退牌，記了好幾十名的大過。在我們正把自己的行李搬出學堂門的時候，有一乘四轎坐進了中學堂的轅門，前面一個跟班捧着一個很長很大的硃紅紙的名片，我們起初以為怕是甚麼省視學或者委員來了，但看那四轎後面掛的一對燈籠一邊寫着「四川提學使委任」一邊寫着「嘉定中學監督嚴。」

——這真奇怪了，嘉定中學會生出兩個監督來！」

然而事情並不奇怪，委實是一位新任的監督前來上任。這對於學校的辦事人們當然是晴天裏一個霹靂，而對於我們又是一陣霹靂後的一片晴光了。

新監督是一位洪雅縣的老舉人，他怎樣受了提學使的委任，那提學使又怎樣突頭突腦的撤了舊監督的差，這些情由我到現在也全不知道。看他是一位鬚鬚斑斑白非人不叟的老先生，又看他那種走馬上任的神氣，他是一位全然不懂教育的外行乃至毫無頭腦，那是一眼可以知道的。但這對於舊的辦事人就好像是一種報復的一樣，所

以我們對於這位老先生便表示了無上的歡迎。當天下午學生就派了代表去見他，請他立刻進堂主持，要他撤換一切壓制學生的舊的教職員，要他把我們斥退了的八個人通同召回，取消斥退牌，取消那班十名的大過。嚴先生一一都承應了——其實他也是樂得做人情的，中國舊式的交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跟着嚴先生來的新教職員已經是很不少了。但是嚴老先生說：他要到第三天才接事，因為秦監督沒有準備，要到第三天才辦交代。

這幾天之中的學生，當然就像新的女蜂王出現，蜂子鬧分窩時一樣的鬧雜了，學校成了無政府的狀態，以前的教職員都不出頭，都知道自己是要遭替換，便都向舊監督辭職，就在我們被斥退的那天晚上都偷偷地把自己的行李由學校的後門搬出去了。剩下那位舊監督秦先生，他因為是責任者的關係不能不留在堂裏辦移交，那真把他可憐了。他一進一出要受學生的冷嘲熱罵，然而也不能不耐着裝與賣啞。

學校是由舊式的考棚改成的，後面的大堂便改成禮堂，大堂前面的一條很長很寬的空場，便改成操場，兩側又有扶手的欄杆。

在第三天移交辦妥了，秦先生的行李由禮堂後面送出。隨後秦先生孤影惘然地也從禮堂後面走了出來，嚴先生在後面送他。

兩邊的欄杆上都站的是學生，看見兩位先生走下了禮堂，便一陣的鼓掌的聲音，一陣的萬歲的聲音，但這鼓掌聲和萬歲聲決不是對於甚麼人表示歡迎和歡送的喝采。可憐那位秦先生聽說把他的古銅色的面皮青一陣紫一陣的頭也不敢抬起來，眼也不敢側視。我想古人所謂絞腸的痛苦，怕他這時候是正在經驗着的罷？他的心臟最初一定興奮過一時，使他覺得全身發燒；但一回頭又緊縮得好像在斷氣一樣，使他覺得全身發冷，全身都在顫戰。他當然要痛恨那位嚴老學士，在這時不一定是痛恨他奪倒了自己的飯碗，一定是痛恨他走路的官派走得過於委運；然而他也一定要感謝的，在他踏完了那長的操場的最後一步的時候，他要感謝那操場幸好沒有再長

不過秦先生的報復，他早就預備好了。

秦先生前脚走了之後，學生便簇湧着嚴老舉人要他立即取消我們的斥退牌；他這次當然也無可推諉了。但他叫人檢查文案，才發現了一個絕望的事實。原來前任的監督早知道自己一走，學生一定要求繼任者取消我們的斥退，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在斥退我們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新任監督突然走來接事的那天的下午，他把我們斥退了的八個人通同稟告出去了！這在新任者和在堂的學生是一個絕望的打擊。對於我們被斥退者尤其是一個絕望的打擊。在當時斥退了學生，掛了斥退牌還要下通稟，這簡直是一條絕路。學生從此便不能用自己的本名，甚至從此便不能在本省讀書了，假如那提學使更給予全省的學校下了通飭的時候。秦先生這個報復手段真是狠毒。他不惟斷送了好幾位學生的前途，而且還斷送一位同學的生命。

那位帶了重傷的同學，是洪雅縣的人，他的姓名我忘記了。他平常是很用功，很守本分的人，他有一個很有趣味的自修課程，便是每天要讀英文字典，至少要讀二十字來暗記。像他這樣用死工的人我實在是少有看見的。他那天真是冤枉，學生們和糧子鬧事的時候，他無辜的受了重傷，打得當場便在吐血。那味盡天良的辦事人，就以這作為他鬧事在場的證據把他斥退了。天生的拘謹的人遭了斥退，已經是使傷上加傷，但幸好他們同縣的新監督來，以為有法挽回，所以他也就暫得安慰了，誰料得斥退了他的人，還把他稟上去了呢？這個消息一傳到他的耳裏，可憐他的內傷大裂，竟至開倉的大吐起來。他始終的愛說一句英文：『You See, I am killed!』除此以外並沒一句話好說，他同時不消說已是失掉了他的本性了。

這位同學就在開倉大吐後的第二天，死在了他回洪雅縣去的肩輿裏面。

當時辦學的人對待學生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他們就好像是在管理死囚。這個往

事，回憶起來真不免有點令人痛心。

不過我自己是應該感謝的。他斥退了我固然好，就要下我的通飭，那也更好。

因為我不僅可以到成都，或者說不定還可以出省，這是怎樣的一種幸運呢！

我往成都都是五哥和我同路，我們先到嘉定城落在王畏巖先生的家裏。王先生在我進了中學之後，他曾經在省城的分設中學做過兩年的國文教員，他是才卸了職回來的。他便爲我寫了幾封介紹信給分設中學的他的舊同事。

在王先生家裏就攔了一天，第二天便動身了，我們雇的是長途轎子。在當時的興夫大概一個人一天只要一吊錢的光景，每天平均大概要走一百里路。第一天宿青神，第二天中午時分便到達眉山，這兒是蘇氏父子的故鄉了。地名雖然號稱「眉山」，其實隔峨眉山已經有兩三天的路程。峨眉山已剩得一些兒若隱若現的影子了。在這兒有一座三蘇祠，但是關於他們，特別是蘇東坡的遺跡，倒不如嘉定還要多些。大抵眉山就在嘉定和成都的中央，從這兒以上風氣便漸漸的感覺着不同了。最顯

著地令人感覺着變異的是自眉山以上有一種很原始的交通機關名叫「雞公車」。這是一種獨輪車，車夫在後面推送的，和上海一帶的小車子很相像，但比較更小，更矮，而且是只坐一個人的。車柄上縛着一張小小的竹椅，人就坐在上面正對着前面。這種雞公車多得非常，有時候一來一往在路上連成着一條很長的直線，噠呀噠呀的聲音是非常聒耳的。這種雞公車在眉山以南是沒有踪影的，在眉山以北便一直使用到成都。這種簡單的交通機關的使用，正足以證明成都附近就和江南地方一樣是一望坦平了。

雞公車雖然很簡單，但他是破壞道路的健將。自眉山以上的南大路便被這些原始的車輪縱橫都拖出轍跡。下雨的時候自然是滿路濘泥，天晴的時候又是崎嶇不平的。在這種道路上，有時遇着一個小小的石子，雞公車便要跳起來，把它身上坐着的乘客彈落在地上。然而在這種雞公車上公然也有可以睡覺的人，你可以看見那顛顛巍巍地挺在空氣中的上半身，就像風中的竹尾一樣，只是東倒西歪，或者是前顛後